

浅谈沉浸式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

娄世琪, 高昆

河南理工大学, 河南 焦作 454000

摘 要 : 学习任何语言的终极目标在于能够流利地表达、有效地运用及顺畅地进行交际。沉浸式教学法作为国外双语教学领域的一种成功实践,为国际中文教学开辟了新的途径,并在提升学生汉语运用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从沉浸式汉语教学的概念、特点及其积极影响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旨在研究沉浸式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为有效实施对外汉语沉浸式教学奠定坚实基础。

关 键 词 : 教学法; 国际中文教学; 文化传播

The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Immersive Teaching Method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Lou Shiqi, Gao Kun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000

Abstract : The ultimate goal of learning any language is to be able to express fluently, utilize effectively and communicate smoothly. As a successful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bilingual teaching, Immersion teaching method opens up a new way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hancing students' ability to use Chinese.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f immersive Chinese teaching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aiming to study the application of immersive teaching in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mmersiv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s : teaching method; international Chinese teaching; cultural communication

引言

当前,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推广在全球迅速蔓延。在此背景下,改进国际汉语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唯有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方能确保汉语教学工作的顺利推进。^[1]沉浸式教学法,起源于加拿大,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何将其恰当地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中,仍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一、沉浸式教学法的概念及背景

(一) 沉浸式教学法的概念

沉浸式教学法又称浸入式教学法,是一种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使用目标语言的综合性语言学习计划。

(二) 沉浸式教学法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政府为了解决当时国内英裔和法裔的民族矛盾,制定了联邦双语政策,并在法语区推行一种全新的法语学习模式,让学生“沉浸”在法语的语言环境中,这就是沉浸式教学法的开端。^[2]很快这种教学模式很快被推广到其他学科并得到长足发展,被语言学家们认为是语言学习与学科内容学习相结合的有效方法。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加拿大的沉浸式教学法已经结出丰硕成果,成为当今外语教学中颇有影响力的教学流派,为第二语言习得尤其是双语教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3]

随着汉语热的兴起,一些国家针对12年级及以下的学生推出了中文沉浸式教学项目,并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迅速发展。

(三) 汉语沉浸式教学目标

笔者了解到,在汉语深度教学过程中,汉语深度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理解与个人和日常生活相关的基本语言材料,掌握教材提供的基本句型,并能根据具体情境形成对话,实现轻松的语言交际。此外,这种教学方法还旨在激发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自信心,增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培养他们初步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视野。^[4]

二、沉浸式教学分类

(一) 早期完全沉浸式教学

早期语言浸入式教学分为三个阶段:单语阶段、双语阶段和后巩固阶段。单语阶段通常包括幼儿园至二、三年级。在这一阶

段,目标语言是唯一的教学语言,尽管学生可以使用其他语言与同学和教师交流,但教师必须用目标语言流利地教授所有科目。^[5]双语阶段通常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学。在双语阶段,目标语言和母语的教学时间各占 50%。巩固阶段包括从中学到高中的阶段。

（二）中期沉浸式

中期语言浸入式教学是指从小学四年级和五年级开始将目标语言作为主要语言。到四年级时,学校每天提供约 40 分钟的语言课。从四年级开始,总教学时间的一半是目标语言。在中长期沉浸式教学中,学习母语通常比学习目标语言更重要。^[6]

（三）晚期沉浸式

语言学习的延迟是指目标语言的强化和广泛使用被推迟到小学甚至中学毕业。从幼儿园到小学毕业,学生每天只有一堂目标语言课,学习目标语言的基础知识,但到了小学后期,学生每天接触目标语言的时间大大增加,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花几个小时学习母语以外的目标语言。

三、沉浸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积极影响

沉浸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一种革新,更是对语言学习本质深刻理解的体现。它强调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汉语环境构建,为学生创造出一个既真实又富有挑战性的学习空间,从而有效促进汉语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同步提升。

（一）沉浸学习体现语言习得优势

沉浸式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显著优势体现在其高效性与速成性上。长期置身于这样的语言环境中,学生得以持续接受汉语的直接刺激与熏陶,相较于传统第二外语学习模式,其语言习得的速度与质量均展现出显著优势。^[7]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语言技能的快速提升上,更在于学生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汉语进行交际,同时自然而然地吸收并内化中国文化意识,从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展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与交际效能。^[8]

（二）学习效果优于普通语言教学

沉浸式双语教学模式能够赋予学生一种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之感,仿佛置身于目标语言的母语环境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并沉浸于这一语言环境之中。这一现象在多个情境中得到了普遍验证,例如儿童语言学习能力往往优于成年人,这间接而有力地证明了沉浸式教学法在促进语言习得方面的独特优势与成效。

从学术视角审视,沉浸式双语教学作为一种高效的语言学习策略,虽非尽善尽美,但其相较于传统语言教学方法所展现出的优越性是不容忽视的。^[9]它不仅加速了语言技能的习得进程,还深刻影响了学习者的语言感知与运用能力,使之在更接近自然语言环境的条件下进行学习,从而实现了语言能力与文化理解的双重提升。

（三）提升学生对第二语言文化的认同感

具体而言,沉浸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践,首要体现在对全汉语教学环境的精心营造上。这要求教学环境不仅限于

课堂之内,而是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如通过布置富含中国元素的主题墙、悬挂中文挂图、采用中文书写的规章制度、通知及信件,乃至播放中文歌曲与音乐,全方位地营造出一种充满“中国味道”与“中国特色”的学习氛围。^[10]此举旨在使学生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自然而然地融入汉语世界,促进语言感知与理解的深度发展。

四、沉浸式教学特点

（一）模拟中文语言环境

沉浸式中文教学策略在笔者所在学校的实施,深刻体现了全中文教学环境的全方位构建,其核心在于从幼儿教育的源头出发,为学生搭建起一个无缝隙、全浸润的汉语语言与文化体验平台。此教学模式的精髓,在于创造了一个纯粹的中文交流生态,确保学生在听、说、读、写及日常应用的所有环节中,均处于汉语的直接影响之下,实现了 100% 的中文环境覆盖。

就笔者所在华文学校为例,为营造浓厚沉浸式学习中文氛围,学校在设计环境布局时展现出了高度的创意与细致入微的考量。从校园入口处的中文欢迎墙开始,至每一间教室门口精心设计的文化主题墙,再到教室内部的每一个角落,均被精心装点,充满了浓厚的中华文化气息。教室的墙壁上,装饰有四季更迭、天气变化及月份更替的中文图解,这些直观生动的图像与文字相结合,有效促进了学生对中文词汇及概念的理解与记忆。^[11]

此外,学校还巧妙地将中文元素融入到更为广泛的校园空间之中,如走廊悬挂的世界地图被特别标注上中文地名,使学生在日常行走间也能不自觉地接触并学习中文地理知识。而班级与学校的规章制度、各类通知,乃至每日清晨教师致词,均统一采用中文书写,这一举措不仅强化了学生的中文阅读能力,也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中文书面表达方式的熟悉度与掌握度。^[12]

笔者所在学校通过一系列别出心裁、细致入微的环境布置与教学活动安排,成功营造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沉浸式中文学习环境。^[13]这一教学环境的构建,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中文语言输入与输出机会,更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他们对中文文化的认同与理解,为培养具有深厚中文素养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国际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摒弃传统讲授模式，全面融入游戏化教学策略

众所周知,中文学习因其语法的复杂性、汉字的书写难度以及发音的微妙性而著称,这些挑战往往被视为学习过程中的显著障碍。然而,在沉浸式中文教学项目中,这些“难度”因素似乎得到了显著的缓解乃至淡化,这主要归功于教师团队精心设计的、高度契合小学生心理发展特点的教学策略。

在此教学模式下,教师摒弃传统的机械式知识灌输方式,转而采用一种更为生动、互动的教学方法。具体而言,教学活动而非单一的讲解成为课堂的主导,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游戏贯穿整个教学流程,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学习过程充满了乐趣与参与感。这些活动不仅内容丰富多样,而且教学场所也会根据活动需要灵活变换,有效维持了学生的兴奋状态与注意力

集中。^[14]

通过这样的教学安排，原本可能显得困难且复杂的中文学习任务被巧妙地转化为一系列有趣且富有成效的语言实践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与积极性。这种教学设计深刻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强调在“做中学”与“用中学”的重要性，即让学生在实践操作中掌握知识，在真实语境中运用语言，从而不仅掌握了语言技能，更培养了语言运用能力与跨文化交流能力。

（三）中文课堂融入中华特色

课堂教学中具有一些“中国特色”，比如课堂管理模式，有的老师采用了中国小学管理方式，老师会说：“我们看看哪个小朋友做得好，老师会奖给他一朵小红花”“某某，你没有听老师说话、没有举手，你不能回答问题。

五、沉浸式教学法在国际中文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彰显，2023年12月7日，为期两日的世界中文大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标志着“汉语热”这一全球现象不仅持续升温，且呈现出更为广泛与深入的态度。语言，作为国际交流不可或缺的桥梁，其重要性在全球化进程中愈发凸显。近年来，汉语学习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汉语水平考试（HSK）体系及其衍生的多样化考试形式，如专门针对口语能力的汉语水平口语考试（HSKK）、面向中小学生的汉语考试（YCT），以及针对商务需求的商务汉语水平考试（BCT）等

报名人数持续增长，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汉语学习需求的多元化与精细化趋势。^[15]国家语合中心（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作为推动汉语国际教育的核心机构，持续选拔并派遣大量汉语教师志愿者及公派教师赴海外任教，为各国学习者搭建起直接而高效的汉语学习平台。在教学方法上，这些教育工作者积极探索并实践多种教学法的融合应用，旨在最大化教学效果，满足不同学习者的需求。他们巧妙地融合了听说法（强调语音与听力训练）、视听法（利用视听材料增强学习体验）、交际法（注重实际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以及全身反应法（通过身体动作辅助语言理解）等多种教学理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旨在构建一个更加生动、高效且全面的汉语学习环境。这一系列举措不仅促进了汉语的国际传播，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与认知，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和文化支撑。

汉语教学需要焕发新的生机，尤其是在小学阶段，汉语教学已经取得了非常可喜的成果。通过创建中文课堂和中文交流环境，汉语教学得到了深化。小学生更乐于在中文课堂上学习中文，然后在课下与老师和同学用中文交流，这样可以增强他们的语言能力，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学习中文，这一点在很多国际学校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总之，在国际汉语教学中运用沉浸式学习法是一种大胆而新颖的尝试。在实施沉浸式学习法的过程中，国际汉语教师应认清沉浸式学习法的本质，详细分析国际汉语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沉浸式学习法的优势，为国际汉语教学创造条件，切实提高教学效率。

参考文献

- [1] 崔永华. 美国小学汉语沉浸式教学的发展、特点和问题 [J]. 世界汉语教学, 2017, 31(01): 116-127.
- [2] 崔永华. 小学沉浸式汉语教材词汇大纲研制思路 [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4(2): 48-56.
- [3] 黄小丹. 美国外语浸入式教学现状 [J]. 比较教育研究, 2004, 25(7): 8-12
- [4] 刘珣. 对外汉语教学与学引论 [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164.
- [5] 林秀琴. 美国“沉浸式”中文教学的特点及面临的问题——以美国明尼苏达州孔子课堂为例 [C]. 世界汉语教学学会通讯 2012 年第 1 期. 2012.
- [6] 强海燕 赵琳. 加拿大第二语言沉浸式教学及其在我国的借鉴比较, 2000 (4)
- [7] 童美茹. 浅谈沉浸式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J]. 现代交际, 2018, (19): 163+162.
- [8] 于欣宏. 浅谈沉浸式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 [J]. 文学教育 (中), 2012(4): 75.
- [9] 王敏. 美国小学中文沉浸式教学研究 [D]. 湖北工业大学, 2019.
- [10] 张豫. 沉浸式汉语教学的儿童词汇习得特点: 以美国半岛国际学校为例 [J]. 课程教育研究, 2016(22): 104.
- [11] 赵金铭. 国际汉语教育研究的现状与拓展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1(4): 86-90.
- [12] Gebauer S K, Zaunbauer A C M, Möller J. Cross-language transfer in English immersion programs in Germany: Reading comprehension and reading fluency [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3, 38(1): 64-74
- [13] Lindholm-Leary K. Student Outcomes in Chinese Two-Way Immersion Programs: Language Proficiency,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Student Attitudes [M] // Immersion education: Practices, policies, possibilities. 2011: 81-103.
- [14] Rinker T, Buddespengler N, Sachse 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st language (L1) and second language (L2) lexical development in young Turkish-German childre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 Bilingualism, 2016, 20(2): p 4 gs. 218-233.
- [15] Tabors P O. One child, two languages: A guide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of children learn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2nd ed.). [J]. 2008.